



friedrich nietzsche

# 悲剧的诞生

尼采美学文选

[德] 尼采 著 周国平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悲剧的诞生

尼采美学文选

[德]尼采著 周国平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德)尼采(Nietzsche,  
F.)著;周国平译:—上海:上海上民出版社,2009

书名原文:Friedrich Nietzsche, Sae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SBN 978-7-208-08566-4

I. 悲… II. ①尼… ②周… III. 尼采,F. W. (1844~  
1900)-美学-文集 IV. B83-53 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8789 号

责任编辑 马晓玲

封面设计 张 布



世纪文景

###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

[德]尼采 著

周国平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29.75

字数 372,000

版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566-4 /B·743

定价 42.00 元

中文版编译自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 by Friedrich Nietzsche,

Edited by Giorgio Colli andazzino Montinari

Published by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München, 1999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Horizon Media Co. , Ltd. ,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目录

新版说明 / 1

新版译序 尼采美学详论 / 2

初版译序 尼采美学概要 / 69

### 悲剧的诞生 / 85

悲剧的诞生 / 87

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节录) / 185

瓦格纳在拜洛伊特 / 191

出自艺术家和作家的灵魂 / 248

观点与格言杂编(节录) / 281

漂泊者和他的影子(节录) / 295

朝霞(节录) / 307

快乐的科学(节录) / 322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节录) / 346

自我批判的尝试 / 362

瓦格纳事件 / 372

偶像的黄昏(节录) / 405

看哪这人(节录) / 426

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 / 437

# 新版说明

本书初版于1986年12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5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修订本。现在，在前两个版本的基础上，我对本书再次进行校订和增补，交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近年曾撰长文论尼采美学，也放在这里，作为新版译序。

周国平

2007年9月

## 新版译序

# 尼采美学详论

### 第一节 关于《悲剧的诞生》

#### 一、一本不合时宜的书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的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著作，发表于1872年1月，当时尼采27岁。这本书是尼采哲学思想的奠基之作。从美学角度看，它始终是尼采最重要的一部代表作，阐述了他的最有影响的美学思想，因而值得作重点的阐释。

尼采一直引以自豪的一件事是，他是在普法战争的战场上构思《悲剧的诞生》一书的主要内容的。1870年，这场战争爆发后，他在战地担任了两个多月的护理兵。正当全德国陷入“爱国主义的激动”之时，他怀着对这场战争的淡漠心情，神游于古希腊的审美国度。在该书的前言中，他特别强调了自己所思考的美学问题的严肃性，远比国家利益之交战更值得严肃地对待：“正是……在刚刚爆发的战争的惊恐庄严气氛中，我全神贯注于这些思想。有人如果由这种全神贯注而想到爱国主义的激动与审美的奢侈、勇敢的严肃与快活的游戏的对立，这样

的人当然会发生误解。但愿他们在认真阅读这部著作时惊讶地发现，我们是在讨论多么严肃的德国问题……在他们看来，这样严肃地看待一个美学问题，也许是根本不成体统的……”<sup>[1]</sup>

在精神崩溃前夕所写的自传中，他再次谈到该书主题与当时德国政治气氛之间的不协调：“用局外人眼光看，《悲剧的诞生》显得很不合时宜，难以想像，它是在沃尔特战役的炮声中开头的。我在麦茨城下，在寒冷的九月之夜，在护理病人的服务中，沉思了这些问题；人们不妨相信，这部作品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它对政治是冷淡的——今天人们会说是‘非德国的’……”<sup>[2]</sup>

在对政治——指狭隘的国家利益或党派利益——冷淡这一点上，《悲剧的诞生》预示了尼采一贯的哲学立场。尼采后来坚持认为，哲学是非政治的。但这本书的“不合时宜”不止于此，还表现在它对学术传统的背叛上。这一点同样是有预示性的，尼采后来也坚持认为，哲学是非学术的。这个24岁就当上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的青年学者，本来在他的专业领域里声誉卓著，被公认是前程无量的。可是，他就职两年半的作为却是抛出这么一本书，完全不是对古典文献进行学术性的考订和诠释，而是越出专业轨道对希腊精神发表了一通惊世骇俗的宏大新论。书出版后，学术界被激怒了，在一段时间里对之保持死一样的沉默。

在这一片沉默中，尼采最不能忍受的是他的恩师李契尔(Friedrich Ritschl)的沉默。尼采与李契尔的师生之谊非同寻常。他是在波恩大学开始读古典语文学专业的，老师就是李契尔。后来，李契尔移教莱比锡大学，他立刻跟着转学。李契尔把他视为最得意的弟子，称赞他是“整个莱比锡青年古典语文学界的偶像”，并且推荐他到巴塞尔大学当了教授。现在，在迄今为止他自己最看重的大作问世后，这位恩师

---

[1] 《悲剧的诞生》前言，《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修订本)》，周国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88页。以下引该书皆简称为《尼采美学文选》。

[2] 《看哪这人·〈悲剧的诞生〉1》，《尼采美学文选》，第334页。



竟然也不置一词。尼采坐不住了，他的反应十分激烈，发出了一封语气傲慢的信。接信后，李契尔在日记里写道：“尼采的绝妙的信(=自大狂)。”两周后让太太草一封外交辞令的复信，而在给毕尔芬格尔(Wilhelm Vischer-Bilfinger)的信中说了真心话：“最使我气愤的是他对哺育他的亲生母亲的不敬，这个母亲就是古典语文学。”<sup>[1]</sup>

《悲剧的诞生》出版三个月后，沉默终于打破了。一个过去在尼采面前毕恭毕敬的年轻人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出版小册子《未来哲学！驳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以激烈的语气抨击尼采的非学术立场。他写道：“这本书的基石是调子和倾向。尼采先生不是作为学者出场的……怎样的亵渎啊，尼采先生给母亲开小门！……我请尼采先生闭上嘴，撑着酒神的拐杖，从印度去希腊，请他离开讲台，在讲台上他本该是从事学术的；请他召集虎豹而不是德国古典语文学的青年学子到他足下，后者本该在刻苦忘我的工作中学习在任何情况下寻求真理，自愿献身于她的自由判断，使古典学术以为她贡献有益于缪斯的真正不朽的东西，惟有在这样的充实和纯粹之中，古典学术才能为她的胸怀提供内容，为她的精神提供形式。”他还攻击尼采是在宣扬一种非宗教的宗教，非哲学的哲学，并断言尼采的自我神化和对苏格拉底的亵渎决不能得逞。<sup>[2]</sup>

维拉莫维茨的小册子基本上是大字报水平，完全没有对尼采书中的内容作真正的讨论。尼采对这种东西当然是看不上眼的，斥之为顽童的把戏，说这个毛头小伙子根本没有读懂他的书。五十六年后，尼采早已作古，这个毛头小伙子也到了垂暮之年，果然检讨自己当年太幼稚，不该印行那本小册子。然而，在当时，这种以捍卫学术的名义发出的攻击却有着足够的杀伤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尼采虽然暂时没

---

[1] 转引自 Friedrich Nietzsche, *Chronik in Bildern und Texten.* (《尼采传记图文版》)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Wien 2000, 第 260 页。以下引该书皆简称为 *Chronik*。

[2] 转引自 *Chronik*, 第 266 页。

有离开讲台，但学生们却离开了他的教室，在随后的那个学年中，他只剩下了两个学生，并且都来自外系，没有一个是古典语文学专业的。尼采并非没有支持者，最热烈的支持来自瓦格纳，还有尼采的同学好友罗德(Erwin Rohde)。但是，少数几个朋友的支持无济于事，学术界基本上一边倒，对尼采的论著持不屑和拒斥的态度。

事实上，不但当时，而且直到现在，《悲剧的诞生》仍然不在古典语文学界的视野之中。正如《校勘研究版尼采全集》编者所指出的：“《悲剧的诞生》发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从批评史的观点看，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不可思议的。正统的古典研究把尼采的构想看做不科学的东西，对之保持沉默，不予理睬。”<sup>[1]</sup>当然，我们对此无须苛责，因为尼采的这部作品本来就不是一部古典语文学的学术著作，它实质上是一部特殊的哲学著作，单用古典语文学的眼光是无法理解它的。

## 二、思想背景和内在经验

《校勘研究版尼采全集》编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悲剧的诞生》是尼采最神秘也最难懂的一部著作，它所要唤醒的是一种秘传经验，一种内在的看，一个在文字传统之前早已存在的世界。“一种被确证的、亲身经历的神秘主义”挤进了全书的结构中，冲破了历史论文的界限。<sup>[2]</sup>

《悲剧的诞生》一书的最独特之处是对古希腊酒神现象的极端重视。这种现象基本上靠民间口头秘传，缺乏文字资料，一向为正宗的古典学术所不屑。尼采却立足于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现象，把它当作理解高雅的希腊悲剧、希腊艺术、希腊精神的钥匙，甚至从中提升出了一种哲学来。他能够凭借什么来理解这种史料无征的神秘现象呢？

---

[1] 《校勘研究版尼采全集》编者后记。Friedrich 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校勘研究版尼采全集》)。Herausgegeben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e, Muenchen 1999, 第1卷, 第901页。以下引该全集皆简称为KSA。

[2] 参看《校勘研究版尼采全集》编者后记, KSA, 第1卷, 第902, 903页。

只能是凭借猜测。然而，他不是凭空猜测，而是根据自己的某种体验，也就是上述所谓“一种被确证的、亲身经历的神秘主义”。对于这一点，尼采自己有清楚的意识。还在写作此书时，一个朋友对他的酒神理论感到疑惑，要求证据，他在一封信中说：“证据怎样才算是可靠的呢？有人在努力接近谜样事物的源头，而现在，可敬的读者却要求全部问题用一个证据来办妥，好像阿波罗亲口说的那样。”<sup>[1]</sup>在晚期著述中，他更明确地表示，在《悲剧的诞生》中，他是凭借他“最内在的经验”理解了“奇异的酒神现象”，并“把酒神精神转变为一种哲学激情”。<sup>[2]</sup>

那么，为了把握该书的内涵，我们不得不问，尼采所说的那种使他得以理解酒神现象的“最内在的经验”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别无途径，也许只能通过分析他写作该书时的思想背景和精神状况，来求得一个大致的答案。据我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二，一是他对叔本华哲学的接受，一是他与瓦格纳的亲密友谊。这两种因素又是经由他自幼及长所形成的内在精神气质发生作用的，从而造成了他当时的“最内在的经验”。关于这一点，尼采当时的朋友隆蒙特(Heinrich Romundt)于1869年5月4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也提供了一点消息。那时尼采刚开始酝酿他的希腊悲剧研究，必定经常和朋友谈论自己的想法，这封信中列举了他们之间谈及的话题，主要是：希腊悲观主义在叔本华哲学中的再现；索福克勒斯在瓦格纳的未来戏剧中的复活；音乐之作为全部艺术哲学的钥匙。<sup>[3]</sup>我们知道，当时的尼采，既是叔本华哲学的信徒，又是瓦格纳的密友和追随者。这三个话题向我们透露，是叔本华哲学使他关注希腊悲观主义，是瓦格纳戏剧使他关注希腊悲剧艺术，而对音乐作用的重视也是来自对叔本华理论的接受和对瓦格纳音乐的体验。由此可见，在《悲剧的诞生》主导思想的形成中，叔本华和瓦格

[1] 转引自 *Chronik*，第 247 页。

[2] 《看哪这人·〈悲剧的诞生〉2, 3》，《尼采美学文选》，第 335, 336 页。

[3] 参看《校勘研究版尼采全集》注释。KSA, 第 14 卷, 第 41 页。

纳的影响不容忽视。

尼采在大学生时代读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立刻成为叔本华的热烈信徒。由于早年丧父的经历和从小多愁善感的性格，他很早就沉浸于生命无常的忧思，这种悲观的倾向因叔本华哲学而得到了印证和加强。不过，与其说他在叔本华哲学中发现了希腊悲观主义的再现，不如说他用叔本华哲学的眼光发现了希腊悲观主义。用悲观主义和对悲观主义的反抗解释希腊人的天性和希腊文化的本质，这基本上是他的发明，而这一发明无疑是和他对人生的悲观体验与思考分不开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是把自己的悲观心理移置到希腊人身上去了。也正因为从悲观主义的内在经验出发，他才会特别注意酒神秘仪现象，从秘仪中人的纵欲自弃状态中看出了希腊人对于生存痛苦的深刻感悟。但是，在《悲剧的诞生》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影响，更是对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反抗和超越。尼采关注的重心是放在希腊人如何依靠艺术战胜生存痛苦上面，由此而形成了“艺术形而上学”思想。尼采当时就已在的一封信中清楚地指出：“你从中处处会发现研究叔本华的成果，包括在文体方面，但是，作为其背景的一种特别的艺术形而上学却是我的独创。”<sup>[1]</sup>叔本华停留于悲观主义，尼采却由悲观主义出发走向对悲观主义的反抗，这一分歧导致了尼采后来与叔本华哲学决裂。所以，全面地看，在尼采的内在经验中交织着悲观主义和对悲观主义的紧张斗争，使他在希腊人身上既发现了悲观主义，也发现了战胜悲观主义的力量。

《悲剧的诞生》一书从酝酿到正式出版的三年，正是尼采与瓦格纳从结识到他们的友谊达于最热烈状态的时期。事实上，尼采写作此书的动机之一是受了瓦格纳音乐事业的鼓舞，而把希腊悲剧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了瓦格纳身上。这本书的前言就是献给瓦格纳的，他在前言中动人地表示，他写作时的心情就“像是面对面地对您倾谈，而且只能

[1] 转引自 *Chronik*, 第 247 页。

把适于当面倾谈的东西记了下来”。在正文中，他也充满信心地宣告：“一种力量已经从德国精神的神根根基中兴起……这就是德国音乐，我们主要是指它的从巴赫到贝多芬、从贝多芬到瓦格纳的伟大光辉历程。”<sup>[1]</sup>在和瓦格纳决裂后，尼采仍然承认：“这本书就是为他而写的。”<sup>[2]</sup>然而，此时他检讨说，这正是《悲剧的诞生》的一个“极严重的缺点”，“我以混入当代事物而根本损害了我所面临的伟大的希腊问题！……我根据德国近期音乐便开口奢谈‘德国精神’，仿佛它正在显身，正在重新发现自己……在这期间我已懂得完全不抱希望和毫不怜惜地看待‘德国精神’，也同样如此看待德国音乐，把它看作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一切可能的艺术形式中最非希腊的形式……”<sup>[3]</sup>他还遗憾地说：《悲剧的诞生》“是靠了它的错误发生影响甚至使人着迷的——这错误便是它对瓦格纳主义的利用，似乎瓦格纳主义是一种向上的征象”。并且抱怨《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这个书名发生了误导作用，使得“人们只注意瓦格纳的艺术、意图和使命的新公式——却忽略了隐藏在这部作品之基础中的真正价值”。<sup>[4]</sup>按照这种说法，仿佛是他试图利用瓦格纳主义来宣传自己的理论，结果反而被瓦格纳主义利用，给它做了宣传。

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简单。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专门描述了他听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第三幕的音乐时的感受：“一个人在这场合宛如把耳朵紧贴世界意志的心房，感觉到狂烈的生存欲望像轰鸣的急流或像水花飞溅的小溪由此流向世界的一切血管，他不会突然惊厥吗？他以个人的可怜脆弱的躯壳，岂能忍受发自‘世界黑夜的广大空间’的无数欢呼和哀号的回响，而不在这形而上学的牧羊舞中不断逃避他的原始家乡呢？”<sup>[5]</sup>这完全是他的亲身感受。尼采自小并且终身

---

[1] 《悲剧的诞生》前言、19，《尼采美学文选》，第1，79页。

[2] 《自我批判的尝试》2，《尼采美学文选》，第264页。

[3] 《自我批判的尝试》6，《尼采美学文选》，第269页。

[4] 《看哪这人·〈悲剧的诞生〉1》，《尼采美学文选》，第334页。

[5] 《悲剧的诞生》21，《尼采美学文选》，第85页。

酷爱音乐，他之接受叔本华的音乐直接表现世界意志的观点决不是一种抽象的认识，而是有他对音乐的内在经验作为基础的。我们可以设想，瓦格纳当时所进行的宏大的音乐剧试验对于他的想像力是一个有力的激发，使他自以为揣摩到了早已失传的希腊酒神颂的真谛，启发他从音乐创造形象的能力着手来解决悲剧起源的难题。

不管尼采当时怎样处在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影响之下，我们终究可以同意他后来的自我评价，他说《悲剧的诞生》是“一部充满青年人的勇气和青年人的忧伤的青年之作，即使在似乎屈服于一个权威并表现出真诚敬意的地方，也仍然毫不盲从，傲然独立”。<sup>[1]</sup>这句话是针对瓦格纳说的，也适用于他对叔本华的态度。的确，在《悲剧的诞生》中，他决非盲从任何权威的信徒，而已是一个独立的哲学家，他的哲学之路将他引向任何权威都未尝到达的高度。

### 三、一个哲学家的诞生

尼采虽然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古典语文学教授，但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职位，认为他得到这个职位纯属偶然。1871年初，巴塞尔大学哲学教授的位置出现空缺，他马上申请补缺，可惜未能成功。在写作《悲剧的诞生》的过程中，尼采曾经如此描述自己的心境：“我生活在一个远离古典语文学的世界里，距离之远怎么想也不会过分……我渐渐沉浸在我的哲学家世界里了，而且很有信心……”并且说，他看到了一个“自己的世界”已经完全显现。<sup>[2]</sup>可见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是有清楚的认识的，他是自觉地作为一个哲学家来写作这部著作的。

作为一个哲学家，尼采当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生命意义问题，二是现代文化批判。在《悲剧的诞生》

---

[1] 《自我批判的尝试》2，《尼采美学文选》，第264页。

[2] 转引自 *Chronik*，第240页。

中，这两个问题贯穿全书，前者表现为由酒神现象而理解希腊艺术进而提出为世界和人生作审美辩护的艺术形而上学这一条线索，后者表现为对苏格拉底理性主义的批判这一条线索。尼采后来在回顾《悲剧的诞生》时总结说：“书中有两点决定性的创新，第一是对希腊人的酒神现象的理解——为它提供了第一部心理学，把它看作全部希腊艺术的根源；第二是对苏格拉底主义的理解，苏格拉底第一次被认作希腊衰亡的工具，颓废的典型。”<sup>[1]</sup>这一段话点明了《悲剧的诞生》的两个主题。当然，在这两个问题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如何为本无意义的世界和人生创造出一种最有说服力的意义来。尼采的结论是，由酒神现象和希腊艺术所启示的那种悲剧世界观为我们树立了这一创造的楷模，而希腊悲剧灭亡于苏格拉底主义则表明理性主义世界观是与这一创造背道而驰的。因此，《悲剧的诞生》表面上是一部美学著作，实质上是一部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尼采是在借艺术谈人生，借悲剧艺术谈人生悲剧，酒神和日神是作为人生的两位教主登上尼采的美学舞台的。

综观尼采后来的全部思想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他早期所关注的两个主要问题始终占据着中心位置，演化出了他的所有最重要的哲学观点。一方面，从热情肯定生命意志的酒神哲学中发展出了权力意志理论和超人学说。尼采在论希腊悲剧时说，希腊悲剧的惟一主角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都只是酒神的化身。我们同样可以说，尼采哲学的惟一主角是酒神精神，权力意志、超人、查拉图斯特拉都只是酒神精神的化身。在他的哲学舞台上，一开始就出场的酒神后来再也没有退场，只是变换面具而已。另一方面，对苏格拉底主义的批判扩展和深化成了对两千年来以柏拉图的世界二分模式为范型的欧洲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的全面批判，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以及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尼采自己说：“《悲

[1] 《看哪这人·〈悲剧的诞生〉1》，《尼采美学文选》，第334—335页。

剧的诞生》是我的第一个一切价值的重估：我藉此又回到了我的愿望和我的能力由之生长的土地上。”<sup>[1]</sup>我们确实应该把他的这第一部哲学著作看作他一生的主要哲学思想的诞生地，从中来发现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解读他的后期哲学的密码。

## 第二节 日神和酒神：世界的二元艺术冲动

### 一、日神的概念

在《悲剧的诞生》中，日神(Apollo)和酒神(Dionysus)——或者日神因素(das Aollonische)和酒神因素(das Dionysische)——是一对核心概念。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是希腊神话中两个神灵的名字。希腊神话中有名字的重要神灵将近三百个，尼采从中单单挑出这两个名字，“借用”来做他分析希腊艺术乃至全部艺术问题的核心概念。他认为，用这两个概念能够最准确地把握希腊艺术的精神，正是通过这两位“艺术之神”，希腊人向我们传达了“他们的艺术直观的意味深长的秘训”。<sup>[2]</sup>

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主管光明、青春、医药、畜牧、音乐、诗歌等。在奥林匹斯神话的谱系中，阿波罗具有重要地位。他是主神宙斯所宠爱的儿子，宙斯把他的诞生地提洛斯确立为希腊的中心。与此相应，日神信仰在希腊据有正宗地位，阿波罗被视为希腊的开国之神，其神殿筑于希腊宗教的中心德尔菲(Delphi)，在那里阿波罗借神巫之口宣说神谕。尼采把阿波罗看得更重要，甚至比宙斯重要，在他看来，真正的奥林匹斯之父不是宙斯而是阿波罗。“体现在日神身上的同一个冲动，归根到底分娩出了整个奥林匹斯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日神看作奥林匹斯之父。”<sup>[3]</sup>也就是说，日神

[1] 《偶像的黄昏·〈我感谢古人什么〉5》，《尼采美学文选》，第326页。

[2] 《悲剧的诞生》1，《尼采美学文选》，第2页。

[3] 《悲剧的诞生》3，《尼采美学文选》，第10页。



是整个奥林匹斯精神的代表，为我们解开希腊神话之谜提供了一把可靠钥匙。

尼采把日神用作一个象征性概念，主要是着眼于日神作为光明之神的含义。“日神……按照其语源，他是‘发光者’(der Scheinende)，是光明之神，也支配着内在的幻觉世界的美丽外观(Schein)。”“日神本身理应被看作个体化原理的壮丽的神圣形象，他的表情和目光向我们表明了‘外观’的全部喜悦、智慧及其美丽。”<sup>[1]</sup>请注意“外观”这个关键词。在德语中，Schein一词兼有光明和外观的含义，而这两种含义又与美发生了一种联系。作为光明之神，阿波罗以其光照使世界呈现美的外观。世界本身无所谓美，美的外观既然是外观，就不属于世界本身，而是属于“内在的幻觉世界”。尼采给日神的涵义下了一个明确的界定：“我们用日神的名字统称美的外观的无数幻觉”。<sup>[2]</sup>制造出美的外观来美化世界，使人爱恋人生，这正是日神的智慧。

无论日神冲动还是酒神冲动，都具有非理性的性质。经常有人把日神解释为理性，把酒神解释为非理性，这显然是误解。事实上，就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本人业已与这种误解划清了界限。他批评欧里庇得斯的戏剧用冷静的思考取代日神的直观，用炽烈的情感取代酒神的兴奋，指出二者皆不属于“两种仅有的艺术冲动即日神冲动和酒神冲动的范围”，并断言希腊悲剧恰恰死于“理解然后美”的理性主义原则。<sup>[3]</sup>我们应记住，尼采始终视理性为扼杀本能的力量，他谴责苏格拉底的理性哲学扼杀了希腊人的艺术本能，被扼杀的既包括酒神冲动，也包括日神冲动。后来他对二元冲动的非理性性质有更加清楚的说明：“日神状态，酒神状态。艺术本身就像一种自然的强力一样借这两种

---

[1] 《悲剧的诞生》1，《尼采美学文选》，第4，5页。

[2] 《悲剧的诞生》25，《尼采美学文选》，第99页。

[3] 《悲剧的诞生》12，《尼采美学文选》，第48—49页。